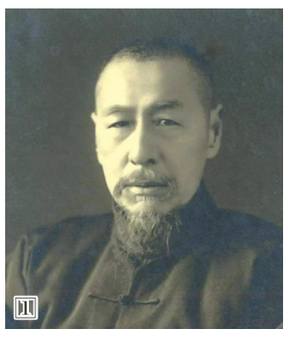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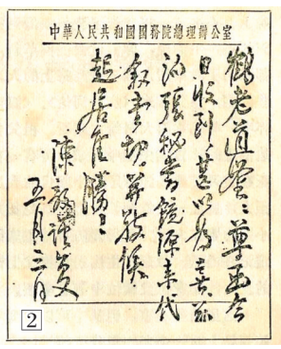
编辑:施亚泽 美编:刘玉容 校对:陈彻 组版:翟晓东

1冒广生旧影。2陈毅写给冒广生的回复。3冒广生发表在《人民日报》的《对目前整风的一点意见》。4《人民日报》上的冒广生专访。





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辦公室

鶴老道鑒：尊函奉悉，日收到慈照為要。函知張紹堂饒漢祥來代表事，敬請洽辦。特覆敬候

起居康勝！

陳毅謹啟 五月二十

对目前整風的一点意見

冒广生

如果說共产党員沒有偏差，那就何必整風；整風是党內的事，何必要党外来批評。明白这个道理，便知整風意义，是要我們党內党外發生感情上的联系。从团結而批評，从批評而越团結。大家一致以国家为前提，把国家事务担負起来，使得巩固又巩固，然后党与各民主党派才能長期共存，而人民才会更好地享受社会主义国家的幸福。

批評就是帮助，帮助党員克服宗派主义、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，把一切錯誤剔正过来。如果有少数党內人拒絕批評，知过不改，那是党員不对。

大家要知道，揭露矛盾，正所以解决矛盾，而不是制造矛盾；說穿隔閡，正所以解除隔閡，而不是增加隔閡。

爱人以德，相見以誠，不能認为反党的表現。如果有少数党外人顧慮將来会扣帽子，該鳴不鳴，該联系而不联系，該批評而不批評，那是我們非党員不对。

但是联系要伸出友爱的手来，使人握之温暖，批評要說出知己的話来，使人听之悅服。

人非聖人，誰能無过，人苦不自知耳。我以为我們的批評，須認清是团結不是攻击，是以国家为前提，不是以个人为目的。往后的偏差不能蹈复轍，从前的偏差，也不能算旧賬。历史上的旧賬，是一万年算不清的。只要鳴得公，鳴得正，言者無罪，聞者足戒，那就叫做爭鳴也可，叫做和鳴也可。

平心而論，共产党員牺牲身家，出生入死，从千辛万苦中，建立起今天的新社会。这是惊天动地的事，亦是可泣可歌的事。我們翻一翻历史，汉初政权，操之丰沛人的手，唐初政权，操之河汾人的手，明初政权，操之濠泗人的手，清初政权，操之滿洲人的手。那一朝有过如今的局面，当然从本質上說，現在的政体絕非往昔可比。

我坦白地說一句应該檢討自己的話，我腦筋受了汉唐明清历史的灌輸，又受了孟子天下鳥乎定定于一的教条，起初听到百花齐放，我無异議，听到百家爭鳴，我覺得为时尚早。这兩句話，虽然出自毛主席，我自比于子路不悅仲尼。

最后我知道党群之間有了矛盾有了隔閡情形，这不是好現象。左傳說無使滋蔓，蔓难圖也，才佩服毛主席是及早要党群联系，所以既要百花齐放，又要百家爭鳴，他說国家大事，几个共产党包办不来，要大家一齐担負。比之汉唐明清把政权为家天下的政权，不知偉大多少了。

但是既日爭鳴，又日百家，那就人各异鳴。由于各人的立場不同，看問題的角度不同，自不能强人以苟同。不能只允許肯定，亦不能只允許否定。仍須归到孟子定于一的話（一于馬列主义一于社会主义）才有結論。

我是一个無党無派的人，行年八十五歲。人之將死，其言也善，我是希望党內外人站在一条战綫上，把坏的風气移去，好的風声树起来。这才叫做整風，不是整人。这才做到批評的結果是更加团結。

1957年6月12日 星期三

八五老人一席話

——访冒广生老先生

本报記者 傅冬

冒广生的红色交往

□陶建明

冒广生(1873—1959),字鹤亭,号疚斋,如皋人,冒辟疆后代,著名国学专家和诗人。光绪二十年(1894)举人,曾任清刑部、农工商部郎中。戊戌变法时,列名保国会,参加“公车上书”。辛亥革命后,历任财政部顾问、瓯(温州)海关及镇江关监督兼交涉员、中山大学和上海太炎文学院教授。抗战胜利后,任南京国史馆纂修。

陈毅帮助解决生活问题

1949年,新中国刚成立,上海百废待兴,冒广生为旧时文史职员,失去工作,生活一时陷于困境。1950年6月,冒广生因家中生活困窘,写信给他以前的诗友、时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的程潜(字颂云)。程回信给冒,还附上一封给时任上海市市长陈毅的信。

7月19日,华东军政委员会人民监察委员会委员江庸来看望冒广生,冒就托他将程潜的信交给陈毅。当天,陈毅和江庸就来模范村22号冒住所拜访。在门口,陈毅握着冒广生的手说:“仰慕已久,我很荣幸见到你老先生。”冒广生邀请陈毅到他书房兼卧室,经过走廊时,因地板年久失修,陈毅一脚踩下去,险些将地板踏穿。陈毅询问冒的著述情况,冒广生拿出他的诗词稿给陈毅看,两人还一起论诗。临别时,陈毅说:“我知道你现在无收入,我先给你一点钱。”冒广生说:“解放前,程颂云给我钱,我没有要。”陈毅说:“现在是人民给的钱,你应该要。”又说:“今后生活问题,待我妥善解决,你可以安心写作。”

几天后,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送来聘书,聘冒老为文管会的顾问,月薪320元。10月,冒广生专门书写扇面,另请吴湖帆作画,托江庸送给陈毅。陈毅在调往北京前,还多次询问冒老的生活及著述情况,使冒广生深感晚年居得其所、生逢其时、交遇知音。

1957年2月,冒广生的长孙冒怀辛考取北京的研究生。看到他从小培养并寄予厚望的长孙要去北京深造,冒广生“为之感奋”。他不顾85岁的高龄,乘火车亲自陪同,住在儿子舒諲家。到京后,冒老致书陈毅以叙旧情。陈毅当时已是元帅了,得信后即派秘书持一封亲笔信到冒老下榻之处,诚邀冒广生参观故宫博物院,并在御花园品茗。冒氏欣然应允前往,同行者有多年的好友程潜和谢无量。

在御花园聊完后,冒广生应陈毅之请,写了《对目前整风的一点意见》,6月6日在《人民日报》发表。《人民日报》记者傅冬(傅作义的女儿)来冒广生的住所采访,后写成《八五老人一席话——访冒广生老先生》一文,刊登在6月12日的《人民日报》上。毛泽东读到冒老的文章后,知道他来北京,想与冒老见一面。

与周恩来闲话家常

6月28日下午3时,周恩来来到冒广生的住所。当时北京燥热,周恩来却装束齐整,连领口也未解扣。舒諲刚刚打开电扇,周恩来却摆手阻止,表示怕冒广生年迈,受不了凉风。然后说起了自己和冒广生多年同事的叔父周峋芝,说他自从李纯死后就不再当官,晚年信佛,穷困潦倒,后来接他上北京住,前几年才去世。原来如皋冒氏与山阳周恩来祖辈是世交。周恩来的叔父周嵩尧(字峋芝)与冒广生是好友,两人在邮传部共事。1920年,冒老任淮安关监督,就是因为时任江苏督军李纯的秘书长周嵩尧的推荐。

冒老听周恩来提到当年老友,不禁感喟,回忆往事说:“峋翁为人颇重节概。我曾在他手下当淮安关监督,一别数十年了。我是光绪甲午(二十年1894)举人,他是丁酉(二十三年1897)举人,相隔一科。他的著作《晚香斋诗存》和笔记刻本都还在吗?”

周恩来作了解答后说:“我早年学写旧体诗,也可能受家叔的影响。鹤老的诗词,我也拜读过。您在淮安时,好像还刻过《楚州丛书》,保存了地方文献。”冒老说:“这算不得什么……也算是对地方的报答吧!”

周恩来沉吟了片刻,又说:“我想起一件事,舍弟和令媛还有过婚约。我告诉他来拜会鹤老。”“小女早年亡故。这事已经过去了。”

原来周冒两家曾想结为儿女亲家,后因冒女不幸夭折而作罢。周恩来正色道:“亲戚关系正和同志关系、朋友关系一样,是客观存在的事实。历史是不能任意改变的嘛。我们共产党员也是人,不是六亲不认的。”

周恩来侧身转向冒舒諲说:“你写的《董小宛》,在重庆轰动一时。东林、复社诸君是有气节之士,反抗阉党挟制下的明朝腐败统治,也反抗满洲贵族的统治。但他们中间也出了几个败类、变节分子。你现在还写什么作品?”冒舒諲答复道:“我现在不搞文艺了。过去写的剧本,早已完成历史使命,过时了。”“就算是过时,也可以修改嘛。《董小宛》何妨改一改,再拿出来。提倡知识分子要有骨气,不为墙头草,在今天仍然是需要的呵!”冒舒諲听后连连点头。

周总理又询问起冒氏祖先和冒姓的来源,问起冒老在北京生活是否习惯。谈话中,不觉时间的飞逝。周恩来临走前告诉冒广生,毛主席看到他在《人民日报》上的文章,托自己捎个口信,想和他见面谈谈。

与毛泽东探讨诗词

6月30日,毛泽东派车来接冒广生。冒广生由冒舒諲陪同进了中南海,与毛主席在游泳池畔见面交谈。主席正独自吃晚饭,唤人取来两个高脚玻璃杯,亲自给冒广生斟酒。冒广生年纪大了,戒绝烟酒多年,本不想喝酒。毛主席说这是野葡萄酿的酒,老年人吃了对身体有好处。主席举杯相邀,冒广生也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。

毛主席看到冒广生在《人民日报》上写的文章,话题自然从整风谈起。“老先生讲得好啊!”毛泽东神采奕奕地说开了,“你讲,如果说共产党没得偏差,那何必整风?批评是帮助党员纠正错误。我们这次整风,正如你所说的是‘爱人以德,相见以诚’。”冒广生自称行年已八十有五,从来没有见过今天这样的政治清明。

冒老又讲了过去的维新,毛主席接过话说:“你们提倡革新,我们号召革命,彼此的目的都是为了救中国,大家是一条道路上的人。”

正讲着,朱德信步踱入,毛泽东向朱德介绍冒广生。冒广生喜出望外,不禁拱手说:“老朽此生得见两位大英雄,曷胜荣幸。”朱老总在山西八路军总部接受过冒舒諲的采访,两人算熟人。

冒广生指着儿子,对毛泽东说:“我儿子当年从山西八路军总部回来,在上海写了个话剧《精忠报国》,用卖国投敌的秦桧来影射汪精卫。汪精卫很是恼火,找我要人,幸亏他已经跑了。”

毛泽东听后和蔼地说:“主和的责任不会在秦桧,幕后是宋高宗。秦桧不过是执行皇帝的旨意。宋高宗不想打,要先‘安内’,不能不投降敌人。文徵明有首词,可以读一读:慨当初,倚飞何重,后来何酷!岂是功成身合死,可怜事去言难赎。”

谈到这里,毛泽东和冒广生又探讨起诗词。冒广生对古人填词必墨守四声有不同看法,说:“拘泥太甚,则作茧自缚。写诗填词岂能桎梏性灵,何苦在高天厚地之中,日日披枷戴锁作诗囚?宋代是词的鼎盛时期,那时还没有词谱、词律和词韵呢,我作《四声钩沉》,即在提倡词体的解放。”毛泽东对这个提法很感兴趣,点头道:“旧体诗词的格律过严,束缚人的思想,我一向不主张青年人花偌大精力去搞;但老一辈的人要搞就要搞得像样,不论平仄,不讲叶韵,还算什么格律诗词?掌握了格律,就觉得有自由了。”冒广生说:“主席讲的是,诗词既重格律,也重雅训,力戒粗野,能兼顾而后能并美。”

最后,毛主席说:“今天我们就谈到这里吧。冒先生的著作,我希望一读为快。”冒广生将其手稿本《疚斋词论》《四声钩沉》《宋曲章句》等四大册送上。

告别时,毛泽东握着冒广生的手说:“我过几天要到外地去。希望你老明年再来北京。”又问:“冒先生今天来可有一言相赠?”冒老坦言:“党内正在整风,我是经历过几个朝代的人,共产党能把中国搞得这样强大,譬如一头雄狮,身上也不免长几只虱子。古人云:虮虱虽小,为害亦大焉。可得提防呀!”主席听后连声说:“讲得好,讲得好,我一定记在心里!”

冒广生起身辞别,毛泽东亲自送冒老上了汽车,还用手遮住车门上沿,怕冒老碰了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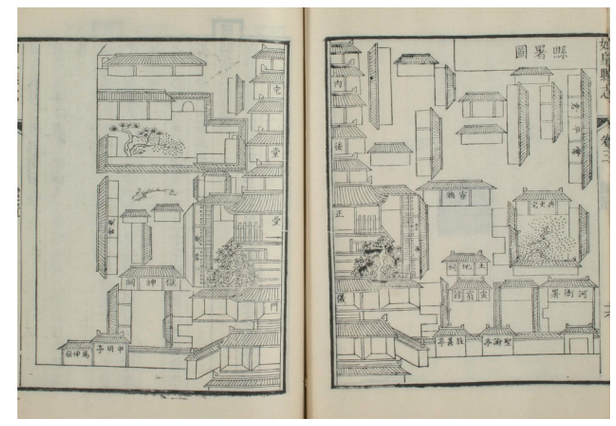
冒广生回到上海,身体渐不如前,陈毅曾多次邀其去京参加政协,皆因病未能成行。1959年8月10日,冒广生在上海病逝,享年87岁,葬于苏州灵岩山五龙公墓。

老建筑

如皋县衙甬道遗址考述

□彭皋

2022年7月,如皋复建中山钟楼,意外发现如皋县衙甬道遗址。遗址位于如皋县政府旧址,今中山路与海阳路交叉口附近。现存南唐、北宋甬道为青砖铺筑,其上叠压旧房遗址两处,踏道、院落、排水沟遗址各一处。旧房遗址距离地表0.6—0.7米,一处残存砖基尚有五层,底部两层为薄砖铺成。另一处可见遗迹七层,包含黏土、青砖等。踏道遗迹距离地表约有1.05米,南北长约2米,为竖砖横排,中间稍有凸起。院落遗址为“人”字形,共有红杉木老木桩36根,颇具规模。排水沟遗迹距离地表约有1米,顶部砖头封盖,两侧及底部均为青砖。甬道为条状,南北长约9米,东西宽约4米,低于地面约1.5米,总面积约36平方米。



嘉庆本《如皋县志·卷三·县署图》书影

经专家鉴定,甬道为谯楼通往仪门的砖路,位于县衙中轴线上,北侧相连正堂。嘉靖本《如皋县志·卷一·县治图》(县治:县衙所在地)绘有:谯楼位于县治南侧中心,两侧有申明亭、二烈祠、旌善厅等建筑。从谯楼往北,一路沿甬道,先到仪门,再达戒石、正堂、后堂、知县宅。甬道两侧,建有土地祠、典史宅等建筑。又观嘉庆本《如皋县志·卷三·县署图》,布局几近如前,明清两代甬道一直于此,不过后图未标谯楼,原本两层的谯楼,仅绘一层长门。

遗址位于县衙谯楼处,兹将相关历史简述如下。参阅乾隆本、嘉庆本《如皋县志·卷三·建置志》,如皋县治始建无考,重修于南唐保大十年(952)。宋庆历年间,如皋知县许元始修正厅、谯门(谯楼)。许元(989—1057),字子春,宣州宣城(今属安徽)人,以孝谨闻名于乡里。后以荫补官,历仕国子监博士、三门发运判官、江淮两浙荆湖发运判官,后主治扬州、越州、泰州。许元当时为名人,他的女儿许配给滕子京儿子。他还是范仲淹、王安石、欧阳修的好友。可惜,谯门毁于元末兵燹。明初洪武年间,知县宗行简重建谯门。明嘉靖九年(1530),知县吴宗元修葺谯门。他自撰《葺谯门记略》:

皋邑虽邈旷,居民户仅逾五千,俗朴鄙俭质:畏官法,不为诬讼;宁死饥寒,不为盗贼,于扬属县称易治。县无城郭,独治门有楼,效城制。又以岁久敝坏,历兹土者去来不常,且嫌科罚名重改作,莫见省视者。余初来皋,入县门,谓门谨出入,楼设钟鼓,司晨夜,时守望,于公私有三赖焉:即欲撤而新之,哀民之贫,不敢费;惜民之力,不敢扰,仍旧而已。兹积甓瓦,储楹桷,逾年乃新谯门。楼成,因叹门谨出入,岂独为攘窃禁防计哉?庶几行苞苴、通请谒者,亦视阈而次且焉。楼亦不独以时守望,高明洞达之际,政暇一登览焉,或者可以观察斯人之劳逸而为之所也。钟鼓分明,则吾侪有沉酣昏惰、兴居无节、政令不时者,将无发深省乎?则斯楼之助于官理多矣。因为记,勒诸石。

嘉靖本《如皋县志》所绘谯楼,正是吴宗元所葺。他从甬道登上谯楼远眺,可观百姓劳作休憩。如今,谯楼早已湮灭在历史的长河中。

不过,甬道、谯楼旧址附近还有两口古井。北侧为一口唐井,内径约0.7米,深约3米,井砖为弧形灰砖,长、宽、厚分别约25、12、3厘米。唐井周边出土唐宋瓷片多个。西侧为宋井,距地表约1.3米,内径0.8米,井深约6.5米。井边井里出土21张宋代宣和牌(当时的麻将)、6个宋代韩瓶(军队装水的瓶子)及宋明清三代瓷片多个。嘉靖本《如皋县志》载:“十井在城中,嘉靖六年县尹梁乔升凿。县治左右二,旧儒学左右二……今俱湮塞。”梁乔升,字以顺,广东顺德人。明代正德十五年(1520)进士,曾任刑部主事,著有《平斋集》。嘉庆本《如皋县志·卷三·建置志》又记,明天启三年(1623),知县李衷纯重修县衙樵门:“凿双井于门之左右,以便居民之汲,慎郁攸之防。”李衷纯(1564—1639),字广霞,号元白、玄白,浙江秀水人,先后任如皋知县、扬州运使、两淮盐运使等职。

如皋知县修井的义举,不仅见于字里行间,也感染着后人。如皋收藏达人、江苏华医大健康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银忠,欣闻两井重现人世,捐献出入藏多年明代古井栏。栏中刻有“义井”两个大字,周边又有小字“按院老爷崔利泽”“如皋知县李遵奉”“天启三年七月立”。从时间到姓氏,此栏正是县志所载李衷纯所凿之井。地方考古人士,为了纪念如皋知县们的凿井义举,将新发现的宋井定名为“梁公井”。

上:韩瓶、明井井栏,下:唐井青砖、宣和牌。

“梁公井”的命名,很有意义。明代思想家、政治家、教育家、书法家湛若水,在梁乔升来如前,作有《送梁以顺尹如皋》。此作录于明嘉靖十五年(1536)刻本《甘泉先生文集内编·外编》,未见于诸版《如皋县志》及新编《如皋诗词》,故摘录如下:

澧州吾旧契……况尔朴茂资,古道期跻攀。兹将牧如皋,令我心惕然。已闻江南北,饿殍盈郊阡。静坤为屡震,干玑失常旋。狐死兔且悲,骨肉相啖残。死者未掩骼,生者留孤孱。古人尚平格,三极谁复论。调燮自一邑,以为诸牧先。

梁公来如前,大江南北,饥民无数,湛若水希望梁乔升像古人那样公正至善(即文中所说“平格”),充分借助中庸之道,治理如皋,并胜过前任诸知县。梁公谨记友人教诲,于如皋修井,造福一方。当下,“梁公井”的命名为这首名人诗作续下最好的注脚。

延续如皋千年历史文化的一道两井遗址,成为目前发现年代最久、甬道最长的古代县衙砖铺道路遗存之一,对研究江海城市文化的起源地、中国古代县级营城格局的演变、古代县衙布局的设计、古代城市的建设发展,具有一定的历史与科学价值。

砖圆仓:曾经的储粮功臣

□凌华

在通州区原石港粮站、新联粮站等处,还有保存完好的砖圆仓。工作人员介绍,这是20世纪70年代,专门用来储放粮食的,曾被称为“战备仓”“备荒仓”“丰收仓”“四五仓”“节约仓”,是我国粮食储备的功臣。

据通州区发改委粮食调控科原科长李忠介绍,因为当时没有钢材建造高标准的仓库,才想出这样的办法。砖圆仓一般由砖砌成,上部会用三至四圈钢筋进行加固。为了确保存储安全,在堆放粮食时,仓内四周都用装满粮食的麻袋围成第二堵墙,俗称“包打围”。

“这座砖圆仓由青砖砌成,筒体直径约10米,连同尖顶总高约10米,是20世纪70年代典型的砖圆仓库造型。”原石港粮管所副所长黄忠杰介绍说,目前原石港粮站还有3座砖圆仓,一座空关着,一座堆放旧家具等杂物,还有一座出租作为糖烟酒仓库。这些砖圆仓内部光线较暗,但可见光滑的内壁。一般的砖圆仓顶部都是用水泥封闭,但这三座中有一个是盖小青瓦的,这样既可以更好地保温,也可以有效防漏。

可以看见砖圆仓下部有1米多高的水泥基墙,水泥上方的青砖墙体粉刷着白石灰,尖顶涂以黑色沥青;砖圆仓的仓门只有一个,且底部高出地面一米多,据说这样设置有利于防鼠;在筒体上部,等距离分布着3个小窗户,尖顶的顶端有个“天窗”,有利于通风透气。

原石港粮站内保存的砖圆仓。

通州区发改委粮食产业发展科原科长包献飞说,那时建的砖圆仓一般可以存放小麦约200吨、稻谷150吨,与现在建造的大容量平房仓相比,砖圆仓结构小巧,便于建造,战争时期还可以用来当碉堡,在20世纪70年代很流行,也非常符合那时候“备战备荒为人民”“深挖洞、广积粮、不称霸”精神,因此,全县每个乡镇都掀起了修建砖圆仓的热潮,除了各大粮站外,不少村庄也可以看到砖圆仓的身影,只是规模较小。

砖圆仓的前身是土圆仓。土圆仓墙体都是由泥土堆制而成,因为土墙成本低廉,但建造起来却并非易事,因为一般的土墙很难承受住粮食的挤压。在堆制土墙时,工人们一般先做出墙体的模子,然后将和着碎稻草的泥浆灌注其中,再用脚反复踩踏,就这么一层一层地堆积,最终造出来墙体底部宽厚、上部略薄一些的土圆仓。1972至1976年,正是全国大力发展土圆仓的鼎盛时期。据南通县(现南通市通州区)的《粮食志》记载,土圆仓号称有十大好处,从1972年开始,南通县学习黑龙江省明水县土圆仓建设的经验,在4年中共建土圆仓134个,耗费38.53万元。但是,由于土圆仓维修困难,造价又不低,并因自身的逐年腐蚀,影响藏粮,因而逐渐被砖圆仓取代。

1976至1977年,南通县兴建8米或12米直径的砖圆仓共39个,耗资13.56万元,由于开始时砖圆仓顶为竹草结构,经不起风吹雨打,不利于储粮,以后,又开始尝试把草顶改成砖顶,改善了储备条件,相对又上了一个档次。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科学技术水平的不断提升,过去那种土圆仓、砖圆仓逐渐又被先进的现代化高大平房仓取代,砖圆仓一般仅作为附属仓,堆放工装器材或副产品(糠、饼、饲料)等,除此以外别无他用。

与砖圆仓相比,现代化的高大平房仓每间的储备能力就有1000多吨,并配备了通风和粮情测温等设备,还可以很轻松地进行机械装卸,尤其现在新的现代化高大平房仓进行了数字化建设,实现收储业务系统化、仓储工作智能化,保管员坐在办公室就能看到粮情,在家里也可以对仓内的空调、窗户进行操作;行政管理部门在办公室就能知道储备粮的数量和质量,因而曾经盛极一时的土圆仓、砖圆仓逐渐退出历史舞台,悄悄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,成为那个年代的特殊记忆。

原平潮粮站的三座砖圆仓不久前因建设需要被拆除,在通州区原石港粮站、新联粮站、杨港粮站、二爻粮站、二甲粮站还保留有完整的砖圆仓。“留着它可以摆放杂物。同时,作为老粮食人,对此有特殊的感情,所以一直没舍得拆除。”李忠说。